

在延安的苏联医生阿洛夫(1) ◆ 周幼马



■ 阿洛夫希望我和他一起飞起来

毛主席手书“模范医生” 锦旗赠与阿洛夫

安德烈·阿洛夫，苏联人，毕业于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，获博士学位。他曾参加苏芬战争及苏德战争，具有丰富的野战救护经验，是苏联颇负盛名的野战外科专家、医科大学教授。1942年5月，奉斯大林之命，这位年仅37岁的教授来到延安。

毛主席热烈欢迎了阿洛夫。有关部门为他配备了专职炊事员、勤务兵，在苏联待过几年的女干部则被派去给他当翻译兼秘书，毛主席还特意赠送他一匹小黄马。他翻身上马奔驰了一

在延安时期，给毛泽东看病的医生，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，另一个是苏联医生阿洛夫。

阿洛夫是斯大林亲自派往延安的外科医生，也是唯一一名为毛泽东、中共七大书记处五大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查体看病的医生，我军卫生界首批高级人才也是阿洛夫亲自培养起来的。他被毛泽东誉为边区的“模范医生”。

圈儿，跳下马后给它取了个名字：马什卡。

中共七大前，毛主席指示卫生部给前来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、书记处的18位首长和前方来的十位首长体检治病。这些人多年在前方打仗，条件艰苦，身体都很差。彭德怀拉了十年痢疾，一直在靠喝石灰水治病。刘少奇肠子下坠，顿顿吃稀饭。任弼时心脏病很重。

当时延安正值整风运动，医院医生被怀疑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，靠不住。来延安只有半年的阿洛夫却被选进了医疗组，其中还有长征干部罗日运的夫人、护士季明。所用的医疗器材则是宋庆龄捐赠或阿洛夫带来的。可见刚来的阿洛夫当时深受中共领导的器重。

战争年代，我军最为缺乏的就是野战外科医生，中央决定先从培养高级医生开始。来自冀鲁豫军区、晋察冀军区、陕甘宁边区和三五九旅的刘夕青、叶青山、曾育生、李资平、靳来川和潘世征，这六位卫生部长都曾被调到延安中央医院，接受阿洛夫的亲自培训。

他们都是我父母的朋友，常到我家做客。据我母亲苏菲回忆，这些高级医官被阿洛夫当做苏红军战士一样训练、训斥，每天天不亮就得出去操、跑步、爬山。这些经过了长征，又在后方过了八年的“老医官”实在跑不动了，何况小米饭、土豆菜的伙食根本没法与阿洛

夫的面包加肉罐头比。阿洛夫叫道：“战地医生没有强壮体魄就无法应对战争，一场战役下来，在你身边是排着队躺在担架上的伤员，他们在等着你们为他们做手术，你们必须有强壮的身体！”

阿洛夫有着和白求恩一样的战地外科手术经验，又当过医学院的教授，这六位军区卫生部长都被他培养成了专家，解放后又成为卫生部门的部级领导。这样的高级学员，阿洛夫亲自培养了二十多位，他们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卫生界骨干医生。

1942年9月，应阿洛夫请求，中共中央为他批建了有四台手术台的手术室，毛主席亲自在手术室门上题写“治病救人”四个大字。在这里，病人既有前线下来的干部、战士，也有延安的中央首长和普通百姓。阿洛夫夜以继日地手术、看伤、除病，有时甚至一连工作15个小时。有个病人脚化脓了，已经决定截肢，而阿洛夫保住了他的脚。他曾救活两个孩子，孩子的母亲为两个孩子起名“院生”和“院成”。劳动英雄炼铁时脚被铁水烫伤了，赶大车的刘殿忠被车轮碾伤了，阿洛夫都给治好了。百里外的群众骑驴赶车来找这个外国人看病。

为感谢阿洛夫，当地群众把他住的枣园后沟改名“阿洛夫沟”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

李鼎铭将毛主席手书“模范医生”的锦旗授予阿洛夫。1944年6月28日、29日，《解放日报》连续两天刊登阿洛夫的事迹。白求恩在解放区工作了一年八个月，而阿洛夫工作了五年。

他是“我的阿洛夫叔叔”

我的父亲马海德从红军到陕北后就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。为了工作方便，我家和毛主席、江青一家住一个院子里。我母亲在上海演电影时就认识江青，江青还把我母亲一件旧毛衣拆了，再一针针给我母亲织了件新毛衣。我的漂亮妈妈穿着这件毛衣，在周六晚上的舞会上吸引了所有穿灰土布衣服的人的目光。听母亲讲，那时江青对毛主席很好，主席吃饭时要么讲个没完，要么想着事情闷头吃饭。江青总是把他爱吃的菜放到他眼前，或夹到他的碗里。“文革”时，在北京电影厂的母亲吃尽苦头，但她没去找高举着“文革”大旗的中央“文革”小组副组长江青。母亲说，她已经不是当年给主席夹菜的江青了。

阿洛夫的住处离我们的住处也很近，主席也常请阿洛夫做客和看病。在主席的安排下，我父亲和阿洛夫认识了。不过，听我母亲讲，他俩在医术上是不交流的，“一个用英文开药，一个用俄文开药”。

阿洛夫特别喜欢我，教我用俄语叫他“阿洛夫叔叔”。他常常叫勤务员接我去喝下午茶，我看着他他用高大的、亮晶晶的俄式茶壶给我烧水沏茶，在桌上还放有方糖和饼干，那是我的最爱。他还把我抱在怀里骑马外出打猎，打些野鸡、兔子。我们有时还在河滩上用枪打石头玩。他给我拍了许多照片，最得意的作品是把我化装成头上受伤，抽着烟，喝着酒，桌上又是枪又是刀的样子。他认为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勇敢的男孩。母亲说：“咱们家和阿洛夫的关系很好，来往很勤，不过不记得他到咱们家吃过饭或邀我们去他那里喝茶。只有你，倒是他家的常客。他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。”

海军司令刘华清

施昌学



设，到艇队人员编制配备，刘华清都作出了明确指示，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
这是刘华清就任海军司令员半年来，首次听取北海舰队主要领导的工作汇报。但除了核潜艇部队建设，他对舰队其他方面工作未置一词，一股脑儿全部推给了李耀文政委。由此不难看出，核潜艇部队在他心中占有怎样的分量。

1984年11月5日，刘华清应邀访问英国，在参观克莱德潜艇基地时，英国海军核潜艇及常规潜艇完善的作战训练、安全修理、后勤保障体制机制与配套设施，给他以极大启示：海军的现代化建设，既要有先进的技术装备，又要有配套完整的基地建设，才能形成强大战斗力。当天晚上，他几乎彻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向随访的海军装备部部长郑明交代，回国后一定要把核安全机制建立起来。他嘱咐道：“我们的核潜艇一定要为国争光，而绝不能给国家添乱！”

1986年4月26日，苏联发生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，惨剧引起中国党政军高层对包括核潜艇在内的“核安全”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。刘华清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：筹组海军核安全局，加强核安全法制建设和统一管理。

1987年9月26日，海军“核安全座谈会”在北京召开，刘华清自始至终参与座谈讨论。“核潜艇每次一出现问题，就在脑子里打转转。”刘华清坦承他的担忧与压力，“一个安全性，一个可靠性，一个战斗力，这三个方面都不尽如人意，甚至可以说心里没有底。”“说实在的，管理100条常规潜艇也没有管理几艘核潜艇花费的精力大。”刘华清再次表明他的看法：管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的难度大于管一个陆军集团军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科学的进步，技术会更高、更尖端、更复杂。所以，我们决不能把它小看了。

刘华清指出，我们的核潜艇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。如果解决不好安全、可靠和形成战斗力三大问题，过去几十年多少万人参与的这项尖端工程就会前功尽弃，花出去的巨额投资也就白费了。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了，第一代核潜艇真正发挥了作用，再搞第二代核潜艇就有了很好的基础和保障。

10.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对祖堃讲了

忽听见厕所间传来漱口声，听得出是心舫，娇鹏赶紧找出一袋山芋干给她，谁知对方回答：“我牙齿刷过不吃东西的。”小夫妻俩吃完饭，内甬道灯已关了。起居室、卧室的门虚掩着，娇鹏心想时间已晚，没必要再跟他们聊母亲的病了，不如明天再说吧。乡下忙活了一个来月，加上旅途劳顿，确实也乏了，正该回去休息了。他们隔着门，跟娘舅妈告辞，可想起明早买小菜的事还没说定当，又折回，隔着卧室门问了姪母，只听见回答说：“呦，那怎么敢当？明早就劳驾了。”

回到小房间，娇鹏原想问问丈夫，怎么娘舅家气氛有点不对？可一挨枕头，立刻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祖堃已去上班，再抓过闹钟一看，快到上午十点钟了。娇鹏赶紧跑到七层楼娘舅家里，只见姪母自己正在水槽边拿着鱼刮鳞破肚。娇鹏说了声“真不好意思，我睡过头了”，就去接馥贞手里的东西。可她并没松手，只说：“呦！洗点河鲫鱼算啥？我嫁到席家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不都是一个人对付？哪有这样点滴滴？……”

矮桌上，见礼物还老样子摆着，没动过，娇鹏便把自己娘家送给娘舅妈及家人的土产山货一一同她说了。见娇鹏抬出了长辈，开口闭口娘家，馥贞自然不好再说什么，只管谢过收下。趁这个当儿，娇鹏巧妙地提到了母亲生重病，才刚说了几句，馥贞就截住了她的话头，说：“不就是漆疮么？”

馥贞边说边拿着菜刀剁肉饼子，剁久了手酸，娇鹏便涎着脸要跟她换个手，不由分说便夺过菜刀，谁知馥贞啐了一口：“活该活夺做什么！碰伤算谁的？”接着，娇鹏像往常那样开始淘米做饭，可突然铜水龙头里的水停了，原来是馥贞伸手拧了一下。那只手，缠了一截白纱布。娇鹏以为是刚刚夺刀给闹的，忙向姪母赔不是；馥贞淡淡地说，那是冻疮，不搭界的。刚吃了中饭，杏花大嬷抱在娇鹏前头，拾掇起桌子来，一面笑言“你歇一歇，不用忙”！有了上午的尴尬，娇鹏索性不跟她争了……

晚上回到工房里，娇鹏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对祖堃讲了，祖堃一味装憨。娇鹏

说：“……讲好听点我是外甥新妇，实际上还不是娘姨一个？现在人家横歇一歇，竖不用忙，这不是存心要我好看么？算什么意思？”祖堃舌头上打个滚，只说：“总之，搞‘三反五反’了，资本家是剥削阶级，要改造了。有的人家，甚至连娘姨——用现在的话说叫‘劳动大姐’——也不敢再用了。姪母现在开口闭口‘我也吃过苦！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呀’！什么事都抢着做，连杏花大嬷也空多了！你想，人家不叫你享福，叫谁？”这么一说，娇鹏恍然想起，这回看到姪母娘舅，一个波浪卷头发没烫了；一个西装领带不见了，换了身青灰布料人民装……正聊着，谁知祖堃冒了一句：“只要我们自己争气点，不怕别人看不起。”

联想起娘舅家一张张冷粥面孔，娇鹏更感到他话里有话，便一再追问为什么要这样说？难道有事瞒着她？祖堃懊恼自己失言，妻子又是“踏到尾巴头会动”之人，怎会觉察不出？于是便从实说来：“……有一趟以为我没在，奇巧被我刮着两句。好像讲乡下邻舍看到你娘身体好好的，哪来重病？娘舅妈听了特别生气，以为我们都在骗他们……我一张嘴哪能说得出三张嘴呀？”娇鹏脸上骇然变色，愤愤说：“我娘差点死了，棺材都摆在堂前，他们连问一声都没有，这就不说了；现在，反倒一口咬定这是假的。太冤枉了，太冤枉了！”祖堃劝她别哭了，想一想有谁会暗中捣鬼？这话提醒了娇鹏，便记起阿娣那天来订订帽……娇鹏说：“有谁？还不是你的旧相好——阿娣！”祖堃苦笑：“你别乱打一耙哦！明天一早，我们就到娘舅妈那里去讲讲清爽，免得我里外不是人。”娇鹏冷冷一笑：“你要去你去；反正，我是再不会踏进她的家门——太伤人心了！”

那天，从上虞出来，祖堃就进了制药行业的“五反”学习班，还被列为重点学员。平时不关心政治，上进心不强，但材料、报纸上揭发的事实铁证如山，振聋发聩，使祖堃顿感无比震惊和愤慨，当即就写了决心书，要求参加“五反”检查队。他想，上级这样信任自己，这回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弄好了，说不定还能当上国家干部呢。

上海霓虹

徐策

